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 多重视域考察^{*}

李 玉 洁

内容提要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中非交往的重要支柱,从历史与现实、成效与挑战、国际与国内等多重视域对其进行考察具有重要意义。从1922年中国伊斯兰教学者访问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算起,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至今已走过百年历程。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驶入快车道,已建立起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多主体的交流合作格局,成果丰硕。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不仅符合中非双方的现实需求,更是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推动了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与教育全球化进程。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肯定中非教育合作意义与成就的同时,也不乏曲解、批判之声,由此形成较为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此外,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还面临结构不平衡、机制待完善、质量待提升等多重挑战,需要多措并举予以全面推进,具体包括注重挖掘非洲国家的教育优势,增强交流与合作的双向性;将教育置于更加优先地位,逐步健全交流与合作全过程机制;优化全链条管理,提升交流与合作质量;采取跨文化适应策略,提高中非跨文化交际能力等。

关键词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 多重视域 孔子学院 非洲留学生 跨文化适应

作者简介 李玉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101)。

一直以来,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非关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直接惠及中非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人,中非人文交流以及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都依赖于教育这一重要支柱。随着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一批中国教

^{*} 本文系中国非洲研究院创新项目“中非关系与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感谢评审专家和《中国非洲学刊》编辑部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育品牌落地非洲大陆,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洲学生远赴中国留学,中非教育双向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学界对中非教育的关注度也与日俱增。归类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研究主要聚焦两个方面。

一方面,学者们关注孔子学院、鲁班工坊在非洲的运行和发展情况,探讨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自2005年12月肯尼亚内罗毕大学设立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汉语教学在非洲如火如荼开展,而如何办好孔子学院、推动中国文化传播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如徐丽华、包亮主编的《非洲孔子学院探索与研究》与《非洲孔子学院教师跨文化交际案例集》两本著作,从非洲各国孔子学院一线汉语教师在非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跨文化实例着手,总结办学经验,检视存在的问题,为孔子学院可持续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①罗小如、唐雅乔、刘浩等分别从国别角度考察了孔子学院在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几内亚的发展经验与问题,进而提出解决对策和未来发展方向。^②2019年3月,非洲首家鲁班工坊在吉布提挂牌运行,在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吕景泉、刘博等对非洲鲁班工坊的建设历程、空间和专业布局、教学和培养模式等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优化与改进措施。^③

另一方面,学者们高度关注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学习和适应情况,围绕来华非洲留学生的历史与现状、跨文化适应、教育管理、汉语习得等开展研究。如李安山、段胜峰等撰写了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历史、发展现状相关文章,追溯了非洲来华留学生的不同发展阶段,指出近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其教育结构和教育需求都在发生变化,非洲来华留学生促进了中非文化交往,也为非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④与此同时,非洲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也是研究热点。温国砧调研发现,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文化适应围绕着向上社会流动以及追求更自由的生活状态展开,他们在中国的文化适应策略存在着情境化选择的趋势,需要

- ① 徐丽华、包亮主编:《非洲孔子学院探索与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徐丽华、包亮主编:《非洲孔子学院教师跨文化交际案例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 ② 罗小如:《埃塞俄比亚孔子学院发展特色及影响因素研究》,《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69—74页;唐雅乔:《非洲孔子学院中国文化课的发展与探索——以厄立特里亚高等教育与研究院孔子学院为例》,《教育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第75—81页;刘浩:《基于教与学双方的非洲新建孔子学院汉语教学研究》,《今古文创》2021年第17期,第115—116页。
- ③ 吕景泉:《非洲鲁班工坊项目建设、发展策略及管理政策研究》,《职业教育研究》2021年第5期,第10—17页;刘博:《非洲鲁班工坊教师培训存在的问题和优化方案研究》,《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2020年第11期,第83—87页。
- ④ 李安山:《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历史、现实与思考》,《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第61—89页;段胜峰:《非洲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窥:历史、发展与现状》,《湖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99—203页。

加以正确引导。^①李志刚发现,语言掌握程度、人际关系、思维定式都会影响非洲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②针对非洲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差异和性格特征,张雷等提出实施层次多样、因材施教、以人为本等多项管理创新举措。^③此外,还有学者关注非洲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包括汉语词汇学习、汉语介词短语学习、平翘舌音等较为具体的学习情况。

综上所述,当前国内学者对中非教育合作的关注比较集中和细化,主要研究孔子学院、鲁班工坊、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与管理等热点议题。此外,还有学者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整体情况进行概述,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探寻和展望合作新范式。代表性成果有吴传华等著《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贺文萍的《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述——发展阶段及未来挑战》、滕珺等的《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等著作和文章。^④但是总的来看,对现阶段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整体图景进行深入全面分析的文章还比较欠缺,将国际社会包括非洲方面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评价纳入研究视域的文章也较少。因此,在中非合作开启新征程之际,有必要从历史角度回顾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历程,从现实角度分析合作成效及意义,从国际、中非主体的不同角度阐释其面临的挑战,从方法论视角探寻可能的应对举措,希冀此类多视域考察有助于把握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全貌,推动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实现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回顾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到 21 世纪头 20 年,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探索出一条从无到有、从零星交流到机制化合作、从形式单一到形式多样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分为 4 个阶段。

-
- ① 温国砧:《在华非洲留学生文化适应策略研究》,《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 期,第 60—68 页。
- ② 李志刚:《提高非洲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的研究——以江苏高职院校为例》,《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19 年第 23 期,第 45—46 页。
- ③ 张雷、郑江华、翟风杰:《非洲来华留学生管理实践的探索研究》,《职业教育研究》2014 年第 7 期,第 162—165 页。
- ④ 吴传华、郭佳、李玉洁:《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8—42 页;贺文萍:《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述——发展阶段及未来挑战》,《西亚非洲》2007 年第 3 期,第 13—18 页;滕珺、李笑旭、陈柳:《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1 期,第 17—30 页。

(一) 初始阶段 (20 世纪 20—40 年代): 国别单一、派出为主

近代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与埃及的教育交流。早在 1922 年,王静斋、哈德诚等少数伊斯兰教学者访问了埃及最古老的爱资哈尔大学。^①直到 1931 年,中国才有计划地派出第一个留学生代表团前往该校学习,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成为阿拉伯语翻译和教师,帮助中国建立起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②1932 年,埃及国王福阿德一世签署法令,在爱资哈尔大学设立中国留学生接待处,并向中国伊斯兰学校捐赠宗教图书与派遣两位爱资哈尔学者前往任教,以提高其教学水平。^③

在整个 20 世纪 30 年代,共有 35 名中国穆斯林学生前往开罗学习。^④同一时期,埃及的一些学者也相继访问中国,与中国科研与教育机构建立起联系,这些交流合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两国文化教育关系发展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发展阶段 (20 世纪 50—80 年代): 双向互派、互访增多

新中国成立后,中埃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不断加强。1954 年,中国向埃及开罗大学派遣了第一位汉语教师,1955 年中国向埃及派遣了 7 名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主要在埃及学习语言、文化和历史等专业。1956 年 5 月 30 日中埃建交,此前双方在开罗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双方同意互派留学生和高校教师、实行学历互认等。基于该协定,埃及派遣了 4 位学者到中国讲学,以及 4 名留学生到中国学习美术、哲学和农业,从此拉开了非洲来华留学教育的帷幕。^⑤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与非洲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艰巨任务,加强双方教育领域交流与合作,互帮互助培养国家发展所需的人才,便成为双方的迫切需要。这一时期,24 名来自埃及、喀麦隆、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留

① Alimu Tuoheti, "The Retrospect of Modern China on Islamic Studies—Centered on People, Institutions and Their Academic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 9, No. 5, 2021, pp. 166–179.

② Ivan Bocharov, "Egypt – China Relations at the Present Stage,"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March 3, 2020,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columns/middle-east-policy/egypt-china-relations-at-the-present-stage/> [2021–06–12].

③ 《埃中文化关系》,埃及国家信息服务中心网站, <https://www.sis.gov.eg/section/7331/7389?lang=zh-cn> [2021–06–12].

④ Włodzimierz Cieciora, "Bringing China and Islam Closer: The First Chinese Azharites," Middle East Institute, April 28, 2015, <https://www.mei.edu/publications/bringing-china-and-islam-closer-first-chinese-azharites> [2021–06–12].

⑤ 贺文萍:《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述——发展阶段及未来挑战》,第 13—18 页。

学生来到中国学习，中国也向埃及、摩洛哥等非洲国家派遣了一批学习语言、文学、历史等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①此外，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教育代表团也开始互访。

进入 60 年代，更多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并相继与中国建交，中非友好关系迅速发展，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也得以发展。截至 1966 年底，已有来自 14 个国家的 190 余名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中国也向更多非洲国家派遣教师，主要教授汉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促进了非洲国家大学、中学的学科发展。^②但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一度陷入停滞。直到 1978 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非教育互访活动得以恢复并逐步增加，双方交流与合作也更加紧密。从 1978 年至 1989 年底，中国向 20 多个非洲国家派出近 40 个教育团（组），非洲也有 20 多个国家的 27 个教育代表团（组）来华访问。^③与此同时，非洲国家来华留学生规模也有很大发展，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向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非洲国家已达到 43 个，留学人数累计 2245 人。中国也向非洲国家先后派出教师和留学生 250 余人。^④

（三）转型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交流频繁、形式丰富

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中非友好关系持续深化，中非教育往来更趋密切，教育互访更加频繁，互派留学生数量也创新高。在这十年间，在中国学习的非洲留学生增至 5669 人，中国也向非洲国家派出约 350 名教师和学生。^⑤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非洲自费留学生也逐年增多。1989 年中国开始接收非洲自费留学生，这一数据不断增长，从 1990 年至 1999 年，中国接收了来自 42 个非洲国家的 1580 名自费留学生。^⑥这一时期，中非均面临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希望通过教育合作转型升级，助力实现发展繁荣。

这方面的举措主要包括：一是探索建立双边教育高层工作磋商机制。1996 年“面向 21 世纪教育中埃第一届高层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以后每年分别在开

①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 页。

② 叶张瑜：《改革开放以来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载张星星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十五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99—509 页。

③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第 10 页。

④ 段胜峰：《非洲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窥：历史、发展与现状》，第 199—203 页。

⑤ 贺文萍：《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述——发展阶段及未来挑战》，第 13—18 页。

⑥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第 17 页。

罗和北京轮流举办一次双边会议,形成了中埃教育高层官员的定期工作磋商机制。^①二是中非开始尝试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项目方面的合作。基于非洲国家的实际需求,中国积极帮助其高等院校开展学科建设和实验室建设。截至2003年底,中国在21个非洲国家实施了43期高教与科研项目,开设了21个具有中国特色又为非洲国家急需的学科及相关实验室。^②三是为非洲国家举办专业培训班。1998年教育部开始为非洲国家举办各类培训班,课程涵盖农产品加工、教育管理、药用植物研究、计算机技术等内容。^③四是推动中非互认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中国先后与阿尔及利亚(1991年)、毛里求斯(1992年)、喀麦隆(1994年)、埃及(1997年)等非洲国家签署了高等教育学历文凭互认协议,促进中非教育合作全面深入发展。^④

(四) 全面提速阶段(21世纪前20年):建机立制、成果丰硕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是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带入新的历史阶段。这次论坛通过的《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承诺从三个方面扩大双方在教育及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包括进一步增加非洲国家来华留学人员奖学金名额;继续派遣教师,帮助当地的高等院校加强学科和专业建设;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等。^⑤此后历届中非合作论坛都将中非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列为重要议题。在中非合作论坛顶层架构下,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创新,取得丰硕成果。

一是建立孔子学院,搭建起对非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2005年12月19日,天津师范大学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合作创办的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正式揭牌,这也成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节点。

二是互派留学生达到新高。2000年至2006年,非洲来华留学生总数达到15033人次,这要比之前43年间非洲来华留学生的总数还多4000多人。^⑥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宣布在2009年之前,将向非洲国家提供

① 《中埃教育交流基本概况》,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网站,2006年3月15日, <https://www.fmprc.gov.cn/ce/ceegy/chn/zaigx/jyjl/t79032.htm> [2021-06-14]。

② 张秀琴等:《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西亚非洲》2004年第3期,第24—28页。

③ 叶张瑜:《改革开放以来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第499—509页。

④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第77页。

⑤ 《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中非合作论坛网站,2004年9月2日, http://www.focac.org/zywx/zywj/200409/t20040902_8044393.htm [2021-06-14]。

⑥ 齐平:《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进程与发展研究(1949—2006)》,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13年,第41页。

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名额由目前的每年 2000 人次增加到 4000 人次。^① 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为非洲提供 5 万个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②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支持非洲教育发展的重视, 也有力促进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从 2000 年起, 到中国学习的非洲自费留学生也逐步增加。到 2005 年, 非洲来华的自费生人数首次超过了公费生人数。^③ 这也表明非洲国家对中国教育的认可, 非洲来华留学生人数保持快速增长。

三是专业研修班得到充分发展。在“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支持下, 中国为非洲培养了大量急需人才, 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为非洲提供 5 万个研修培训名额。中国对非洲人才培养力度进一步加大,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内容愈加丰富。

四是职业教育成为新的合作方向。职业教育是许多非洲国家发展教育的战略重点, 中非开展职业教育合作的主要形式包括举办职业教育研修班、向非洲国家派遣中国职业教育教师、为非洲国家培养职业教育留学生、在非洲国家设立鲁班工坊以及中国职业院校分校等。

五是探索中非教育多边合作机制。2005 年 11 月召开的中非教育部长论坛就是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开展教育多边合作的新尝试。此次论坛邀请了埃及、南非、尼日利亚等 17 个非洲国家的教育部长参会, 签署了《中非教育部长论坛北京宣言》, 就加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达成广泛共识, 为今后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④ 又如 2012 年中国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签署了一项 800 万美元的信托基金框架协议, 旨在支持 8 个非洲国家的教育发展, 尤其是优质教师教育与培训。该项目也是中国政府首次通过国际组织实施国际教育援助, 援助形式由双边变成多边。项目契合非洲的需求, 成效显著, 至少有 1 万名教师直接受益。项目第一阶段成效显著, 中国政府又提供 400 万美元额外资金支持项目进入第二阶段, 受益国也增至 10 个。^⑤

六是探索中非高等教育校际交流与合作新模式。中非高等教育校际交流与合作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最早是华东师范大学在 1986 年与尼日尔尼亚美亚大学建

①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07—2009 年)》, 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2006 年 11 月 5 日, http://www.focac.org/zywx/zywj/200909/t20090917_8044399.htm [2021-06-15]。

② 习近平:《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52 页。

③ 李安山:《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历史、现实与思考》,第 66—89 页。

④ 《中非教育部长签署北京宣言 奠定交流合作基础》,中国政府门户网站,2005 年 11 月 28 日, http://www.gov.cn/gzdt/2005-11/28/content_110587.htm [2021-06-18]。

⑤ 《中国援非教育信托基金项目成效显著》,新华网,2017 年 3 月 30 日, http://www.xinhuanet.com/2017-03/30/c_1120726503.htm [2021-06-18]。

立联系,到2003年底,中国已有19所高等院校与非洲的29所院校建立了校际关系,并展开了形式多样的合作。^①2009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提出实施“中非高校20+20合作计划”,选择中方20所大学(或职业教育学院)与非洲国家20所大学(或职业教育学院)建立“一对一”的校际合作新模式。^②北京大学与开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与肯尼亚埃格顿大学等20对合作院校入选该计划,从而开启了中非高等教育校际合作的新阶段。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效及意义

1922年中国伊斯兰教学者访问埃及大学拉开了近代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序幕。从那时起到现在,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正好走过100年历程。但是,20世纪上半叶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只是零星进行的、缓慢发展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逐步建立外交关系,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才算真正起步,然而这一时期的规模仍然较小,形式也比较单一,主要是留学生往来与互派教师。七十年代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又遭遇短暂挫折,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加快发展起来,中非双方积极开拓新的交流与合作领域。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在教育领域相继采取一系列新举措,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真正驶入快车道,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一)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成效

当前,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已建立起多层次、多领域、多形式、多主体的格局,在政府层面高层互访、高等院校交流与合作、留学生教育、派遣援非教师和志愿者、非洲人力资源开发、职业教育合作、汉语教学与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学者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概括为12种形式,并按教育系统的要素划分为人员要素、财务要素、信息要素和结构要素,指出这12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③这些成效从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有关数据中可见一斑。

一是汉语教育与研究方面。到2019年,中国已在非洲46个国家合作设立了

①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编写组:《中国与非洲国家教育合作与交流》,第54—55页。

② 《中非合作论坛——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计划(2004至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网站,2004年9月2日, http://www.focac.org/zywx/zywj/200409/t20040902_8044395.htm [2021-06-20]。

③ 滕珺、李笑旭、陈柳:《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第17—30页。

61 所孔子学院和 48 个孔子课堂，其中南非是非洲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数量最多的国家，有 6 所孔子学院和 3 个孔子课堂，汉语已被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同亚洲、大洋洲、美洲、欧洲相比，非洲的孔子学院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较小，发展较为顺利，受到各国的普遍欢迎，已经成为当地中非交流的名片。^①

二是职业教育合作方面。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为非洲培养了 30 多万名实用型人才，涵盖多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②为了更好地满足非洲国家需求，也配合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一些中国职业教育机构积极尝试在海外开展职业教育，鲁班工坊就是其中的代表。至今中国已在非洲建成并运行 12 个鲁班工坊，开设了增材制造、新能源、机电一体化、铁路运营等 7 个大类 23 个专业的课程，促进了非洲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创新。^③

三是留学生教育方面。中国已经超越英国和美国，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留学生第二大热门留学目的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数据，美国和英国每年接收约 4 万名非洲留学生，中国在 2014 年超过了这两个国家，共接收 41677 名非洲留学生，仅排在法国之后，跃升为非洲留学生第二大热门留学目的地。^④20 年来，中国累计向非洲国家提供约 12 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⑤据教育部统计，2018 年非洲留学生总数为 81562 人，创历史新高，占国际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16.57%。^⑥2019 年这一数字增至 87409 人，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非洲来华留学人数有所减少。

四是培训研修方面。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给中国和非洲经济社会发展都带来严重影响，疫情后重振经济成为中非面临的共同任务，需要双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中国大力支持非洲国家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努力为非洲国家培养各领域人才，尤其是医疗卫生、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及农业等方面的人才，支持非洲实现自主发展。

① 胡登全、王丽平：《非洲孔子学院研究述评（2006—2019 年）》，《中国非洲学刊》2021 年第 1 期，第 134—135 页。

② 牛长松：《中非合作夯实非洲职业教育》，《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 年 8 月 19 日，第 9 版。

③ 《甘振军：中非职业教育合作的新探索：鲁班工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网站，2021 年 5 月 10 日，http://iwaas.cass.cn/xslt/fzlt/202105/t20210510_5332329.shtml [2021-06-23]。

④ Victoria Breeze and Nathan Moore, "Why African Students Are Choosing China," The Conversation, June 29, 2017,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17-06-29/china-second-most-popular-country-for-african-students> [2021-06-25]。

⑤ 《外交部：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门户网站，2020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10/27/content_5555161.htm [2021-06-23]。

⑥ 《2018 年来华留学统计》，中国教育部网站，2019 年 4 月 12 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2021-06-23]。

五是中非高等院校交往合作方面。中非继续实施“中非高校 20 + 20 合作计划”，进一步加大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医疗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等领域的联合研究，为加强中非战略对接、实现中非共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意义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在促进中非人文交流乃至深化中非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符合中非双方的发展需求，也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推动了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

1.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对中国具有多重意义

第一，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全局，助力中非人文交流。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既是中国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对非洲关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非友好关系发展是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前提和基础，而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又会进一步推动中非友好关系的提升和发展。教育交流与合作是外交关系的核心内容之一，积极开展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深化中非传统友谊，促进中非民心相通，夯实中非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为非洲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留学生人才，他们回国后成为建设祖国的重要力量，也成为中非交往的重要桥梁，其中不乏有人担任总统、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为促进中非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符合教育的产业属性，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教育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发达国家新兴的出口产业，但中国面临着留学服务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留学服务贸易逆差大、出口市场较少、产品竞争力不足、开放程度不够等挑战。^① 为改变这一状况，中国需要加强教育对外开放程度，扩大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努力打造中国服务教育品牌项目，也需要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加强中非合作办学，加强中非高等院校合作，在非洲推广好汉语言文化教学与职业教育等优势项目。这些举措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利于改变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的现状。

第三，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能更好服务中非经贸合作，加快中资企业用工属地化进程。西方国家时常指责中国在非洲企业以牺牲当地就业机会为代价，将大

^① 王立勇、马光明、王桐：《中国教育服务贸易七十年：成就、经验与未来发展对策》，《国际贸易》2019 年第 11 期，第 4—11 页。

量中国工人带到非洲，而不雇佣非洲当地工人。^①随着中非经贸快速发展，双方通过教育合作培养适合中国企业需求的非洲本土人才，无疑会加快中资企业用工属地化进程，为中资企业在非洲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中非职业教育合作，鼓励中资企业多为当地提供各种就业岗位，这就是对西方无理指责的有力反驳。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会加速中资企业劳动力本地化的进程，为它们提供符合需求的本地工人，助力中非经贸合作朝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2.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契合非洲现实需求

发展是非洲大陆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而人才匮乏、技术落后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非盟《2063 年议程》明确把以科学、技术和创新为基础，培养受过良好教育和拥有技能的公民作为目标，为全面增长和创造就业奠定基础。^②为实现这一目标，非洲国家制定了《非洲大陆教育战略（2016—2025）》，提出要建立一个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系统，为非洲大陆培养适应其核心价值观的高素质人力资源，从而实现非洲发展愿景。^③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助于非洲实现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变革者、新一代非洲人的目标，双方合作契合了非洲的现实需求。

第一，消除非洲的教育结构差距需要通过南南合作帮助解决。非洲面临着中小学辍学率高、无一技之长的非熟练劳动力充斥就业市场、精英人才流失海外、落后的高等教育难以培养出经济发展所需的合格人才等问题。^④针对非洲过大的教育结构差距，受制于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与西方各国对非援助中教育领域所处的边缘地位，非洲人才质量的提高依赖西方发达国家不太现实，因为这些国家大多将有限的援助资源更多地用于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关键领域。因此，非洲国家应立足于本国，通过南南合作，借助外部力量来发展本地区教育。毋庸置疑，与中国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优选方案之一。

第二，非洲经济振兴需要教育变革，打破培育人才与市场需求不符的困境，培育真正需要的优质人才。教育不发达是制约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造成人才缺

① “Blinken Infers China Doesn’t Create Jobs in Africa. The Facts Say Otherwise,” Xinhuanet, May 1, 2020,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5/01/c_139919126.htm [2021-06-25].

② African Union, “Goals & Priority Areas of Agenda 2063,” <https://au.int/agenda2063/goals> [2021-06-25].

③ “Continental Education Strategy for Africa CESA 2016-2025,” <https://www.inclusive-education-in-action.org/resources/continental-education-strategy-africa-cesa-2016-2025> [2021-06-25].

④ 俞丹丰：《全球教育治理视域下的美国教育援非：动机和意义》，《世界教育信息》2020 年第 11 期，第 28—32 页。

乏、劳动力素质低下等问题。由于教育质量不高、教育课程设置陈旧、师资科研经费投入不够等因素,非洲高等教育存在培养人才与经济发展所需不匹配的情况,许多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为非洲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启示。另外,加强职业教育、培养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也是非洲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无一技之长的非熟练劳动力是其就业市场的主力,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让非洲青年人有一技之长,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可行方案。中国在该领域已与非洲各国开展了长期合作,具有较好的前期基础,能够为非洲发展培养具备知识、技能、创新力和创造力的人才。

第三,非洲人口红利变现为人才红利需要教育推动,否则高失业率将会成为重大社会隐患。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非洲人口将翻倍,达到近24亿人,其中一半的人口在25岁以下,成为人口最年轻的大陆。^①但这也引发了一个紧迫问题,即非洲经济是否有能力吸收涌入就业市场的数百万年轻人?据统计,当前非洲国家6成以上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15~24岁年龄段的非洲年轻人非正规就业的比例高达94.9%,西非地区更是高达97.9%。^②非洲巨大的人口红利能否得以变现与教育发展息息相关。如果未来几十年非洲国家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优化人口的教育结构、控制人口增长等,那么青年人失业率和非正规就业问题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人口红利可能演变成“人口危机”。加强中非教育合作有利于促进非洲教育发展,帮助非洲将人口红利变成人才红利,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3.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不论对非洲还是对中国而言都是互惠互利的,有利于促进中非实现共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始终秉持中非友好交往的核心原则,推动了中非文明互鉴与知识共享,有助于构建“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一方面,中非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是新时期巩固中非传统友谊、践行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的重大举措。中非历来是患难与共命运共同体,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改善非洲不发达的教育现状,培养推动社会发展的研究人才和技术人才,提高非洲青年的就业率,改善当地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非教育交流

① Agence Francaise de Developpement (AFD), “By 2050, More than Half of Africa’s Population Will Be under 25 Years Old,” June 4, 2019, <https://www.afd.fr/en/actualites/2050-more-half-africas-population-will-be-under-25-years-old> [2021-06-27].

②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 Statistical Picture*, Third Edition, 2018,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626831.pdf [2021-06-28].

与合作以周恩来总理在 1955 年亚非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十项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为准则，这十项原则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细化与具体化。因此，有学者称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正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形成了“平等互利、因其所需、量力而行、注重实效、双边为主、兼顾多边”的基本理念，从而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①事实确实如此，中国对非教育合作尽量避免单向的“援助”关系，而旨在从非洲的现实需求出发，力图体现一种平等、交流、对话、互惠的双向合作，真正帮助非洲进行能力建设和教育转型。^②有机构对 2011—2017 年非洲留学生数据分析指出，中国接收了许多来自低收入非洲国家的留学生，而法国主要招收来自阿尔及利亚、加蓬等中高收入非洲国家讲法语的留学生。^③

另一方面，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亚非世界的文化沟通、思想融合以及知识共享。非洲留学生来华求学、中国在非洲开设孔子学院、中非高等院校交流合作等举措，都有助于促进中非文化和思想的直接对话乃至深层交流。此外，中非教育关系的发展，为当代亚非世界的发展提供了特别的理论温床与实践平台，为亚非世界的国际思维和相关理论建设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并由此建构起亚非知识与思想的信誉基石与话语权源头。^④在“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中国与非洲作为两个“他者”相遇，中非研究人员需要重新思考其在全球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和定位，中非知识生产可以是一种超越“中国—西方”和“非洲—西方”二元框架的实践。^⑤从本土主义、国际主义和新世界主义出发，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从中非现实出发，建构起带有亚非特色的知识与思想体系，逐步改变西方占主导的全球知识格局，从而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和奠定理论根基。

① 滕珺、李笑旭、陈柳：《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第 17—30 页。

② 楼世洲、徐辉：《新时期中非教育合作的发展与转型》，《教育研究》2012 年第 10 期，第 28—32 页。

③ ICEF Monitor, “China Emerging as a Major Destination for African Students”, April 21, 2021, <https://monitor.icef.com/2021/04/china-emerging-as-a-major-destination-for-african-students> [2021-06-30].

④ 罗梦云、徐倩：《促进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 加强后 2015 教育全球治理——中非教育发展能力建设研讨会综述》，《外国教育研究》2014 年第 11 期，第 122—128 页。

⑤ Weidi Zhen et al., “Thinking China from Africa: Encounter with the Other,”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Vol. 33, No. 2, 2021, pp. 119–129.

国际语境下的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20 多年来,是中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中非合作已成为南南合作的样板与国际对非合作的表率,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非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同样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包括非洲国家与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发展方向与态势,对这些内容进行系统归纳有助于总结经验、反思不足,以更好推进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

(一) 肯定中非教育合作的意义与成就

第一,强调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双向性。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肯尼斯·金(Kenneth King)认为,中非关系注重互惠互利和双向利益,这种强烈的双边意识体现在一系列中非教育合作模式中,双方通过互派代表团、互换留学生、派遣教师、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合作计划这四个层次,建立起双向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关系。^①沙拉·朗格尔(Sara Lengauer)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是由儒家价值观驱动的,儒家文化的最高目标是要建立大同世界,因而中国对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主要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来为非洲国家培训人才,帮助它们制定和实施教育计划,从而促进非洲教育可持续发展。^②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者维多利亚·布里斯(Victoria Breeze)等人认为,中国的非洲留学生人数急剧增长,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非洲人力资源和教育发展的重点关注和支持,中非教育合作体现了教育与商业之间的互利关系。对中国而言,为非洲人提供教育是在培育下一代的非洲学者和精英,这些学生在中国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可以转化为未来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以及对国内外政策的积极认知。对非洲留学生而言,他们去中国留学可以寻找发展商业关系的机会,学习一个正在崛起大国的语言也为他们自身发展带来了机会。^③

第二,肯定中非教育交流合作对非洲的积极作用。总体来看,研究者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是其在非洲最有力的公共外交工具,越来越多非洲年轻人把学

① Kenneth King, "China in Africa: A New Lens 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a Focus on Human Resour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African and Asian Societies, Hong Kong, May 26, 2006.

② Sara Lengauer,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Motive and Method," *The Bulletin of the Center for East - West Cultural Economic Studies*, Vol. 9, Issue 2, 2011, pp. 5 - 81.

③ Victoria Breeze and Nathan Moore, "China Tops US and UK as Destination for Anglophone African Students," June 27, 201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china-tops-us-and-uk-as-destination-for-anglophone-african-students-78967> [2021 - 07 - 01].

习汉语视为通向成功的快车道。随着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越来越多非洲人看到中国发展与自身经济福利之间的明确联系。^① 非洲汉语热的原因在于，中国确实为非洲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因而非洲国家纷纷采取“向东看”的政策，希望加强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以津巴布韦为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年轻人选择学习汉语，因为他们认为掌握汉语能帮助自己找到好的工作。^② 还有非洲学生认为，中国科技迅速发展意味着到中国学习将有机会接触到自己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③ 此外，还有学者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置于全球减贫、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更大的框架之下来讨论其对非洲的影响。如尼日利亚乔斯大学校长麦马克·萨拜斯塔（Maimako Sebastian）认为，鉴于中国的减贫实践成效显著，中非教育合作能帮助非洲青年学生学习中国的减贫经验，也有助于促进跨国家和跨区域减贫合作。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副校长阿德博拉·艾卡诺拉（Adebola Ekanola）也认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应重点致力于提升非洲青年人的专业技能，以此帮助非洲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因为跨国界合作和全球协作是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无贫困、零饥饿、优质教育”目标的关键。^④

第三，肯定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意义与成效。乌斯曼·萨勒（Ousmane Sall）称，中国的快速发展对许多非洲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可以学习从交通运输到航空航天等许多领域的先进技术。非洲学生前往中国留学也可享受到奖学金、学费减免、免费技术培训和良好的生活环境等有利条件。当非洲留学生回到国内，能够为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公司工作时，中文和在华学习经验为他们提供了更多优势。^⑤ 有研究指出，非洲留学生普遍对他们的中文教育感到

-
- ① Ismail Einashe, “Why Mandarin is Conquering Africa,” May 18, 2018, <https://www.inkstonenews.com/education/how-mandarin-and-confucius-institutes-are-conquering-africa/article/2146787> [2021-07-02].
- ② Gamuchirai Masiyiwa, “Knowledge of Mandarin Chinese Opens Doors for Zimbabwe’s Young Job Seekers,” April 6, 2018, <https://globalpressjournal.com/africa/zimbabwe/knowledge-mandarin-chinese-opens-doors-zimbabwes-young-job-seekers/> [2021-07-05].
- ③ Claire van den Heever, “Confucius Institutes across Africa Are Nurturing Generations of Pro-China Mandarin Speakers,” November 3, 2017, <https://qz.com/africa/1113559/confucius-institutes-in-africa-are-nurturing-mandarin-speakers-with-pro-china-views/> [2021-07-05].
- ④ 张君荣、单敏：《持续加强中非教育合作》，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 年 7 月 1 日，http://ex.cssn.cn/zx/bwyc/201907/t20190701_4927375.shtml [2021-07-08].
- ⑤ Ousmane Sall, “Chinese Soft Power in Africa: Case of Senegal”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4, No. 11, 2016, pp. 133-142.

满意，他们也很感谢在中国留学的经历为自己带来的贸易和商业机会。^① 维多利亚·布里斯等认为，中国正在培养新一代的非洲留学生，他们不同于去法国、美国或者英国的留学生，他们更可能会回到非洲，带着自己学到的新知识与新技术去建设非洲。^②

（二）对中非教育合作持质疑与批评态度

一是质疑中非教育合作的目的，将其曲解为文化扩张。一些学者延续欧洲国家的殖民思维，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理解为“文化殖民”或“文化扩张”。如艾瑞克·弗雷迪-夸尔滕（Eric Fredua - Kwarteng）认为，在非洲大学建立孔子学院可能会排挤其他语言课程，特别是对前欧洲殖民国家的语言形成挑战。中国希望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能够成为非洲大学生教育的一部分，希望他们了解和赞赏中国对世界历史的看法。中国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其逐步赢得非洲青年的好感，并让这些受过教育的非洲人转向中国寻求经济社会发展的灵感、领导力和模式。针对中非高等教育伙伴关系，他则提出非洲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持警惕并结成联盟，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反对高等教育领域任何形式的中国殖民主义。^③ 乌斯曼·萨勒认为，孔子学院被视为中国送给非洲的“礼物”，也是加强中非关系的一种方式，从而让非洲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利用孔子学院在非洲大陆扩大影响，使其成为中国在非洲大陆存在和权力的一个象征性标志。孔子学院正日益成为中国传播世界观的媒介，是中国在国际上建立和扩展其文化资本的方式。^④ 针对中国非洲留学生日益增多的情况，英国利物浦大学中非关系研究者奥伯特·霍兹（Obert Hodzi）认为，中国是向非洲留学生提供奖学金数量最多的国家，其目的在于取代西方成为非洲高等教育中心。非洲由于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有限而年轻人口众多，过去一直是全球强权政治博弈的场所。^⑤ 然而，这些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曲解为“文化扩张”的观点，遭到了非洲学者的反驳。如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亚洲历史学教授马马杜·法尔（Mamadou Fall）就指

① Victoria Breeze and Nathan Moore, "Why African Students Are Choosing China," The Conversation, June 29, 2017.

② Victoria Breeze and Nathan Moore, "China Tops US and UK as Destination for Anglophone African Students," June 27, 2017.

③ Eric Fredua - Kwarteng, "What is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genda in Africa?" *University World News*, November 21, 2020,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01120110117700> [2021-07-10].

④ Ousmane Sall, "Chinese Soft Power in Africa: Case of Senegal".

⑤ Wachira Kigotho, "China Quiet about Return of African Foreign Students," *University World News*, April 22, 2021,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10419161154322> [2021-07-10].

出,中非教育合作不同于非洲前殖民统治者的做法,这种合作不附加规则与条件,而是保留各自自由,非洲国家能够在与中方合作中保留自己的传统,并执行自己的政策,因此是双赢的。非洲学习汉语人数不断增长,如果持续保持这种态势,50年后汉语有可能成为非洲通用语言。^①

二是批评中非教育合作的具体问题,放大个别案例与个体体验。一些西方学者针对中非教育合作存在的具体问题,比如人员流动、政府奖学金、教学问题、学术自由等提出了批评,并放大了个别案例与个体情绪体验。在人员流动方面,肯尼斯·金指出,从对比中非接收留学生、互派代表团以及培训人员数量来看,非洲到中国的人数要远远超过中国到非洲的人数,这表明双方之间存在不平衡现象。^②乔治·纳贾尔(Jorge Njal)分析了中国对莫桑比克的教育援助,指出留学生呈现出单向流动的情况,即都是从莫桑比克到中国留学,并非双向合作模式。^③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西方媒体指责其缺乏透明度,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奖学金审核与发放制度,可能会滋生腐败,助长裙带关系。^④

西方媒体、学者还以学术自由为幌子攻击孔子学院。它们认为孔子学院的课程不是由所在大学设置的,而是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孔子学院的资助附带了可能损害学术自由的条件。有学者诬称,孔子学院并没有真正将重点放在汉语教学上,它并不太关注教育可持续性,而更多关注学习汉语的学生数量以及向多少个非洲国家发放了奖学金。^⑤但是有些西方学者却不这么认为,如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副校长基思·伯内特(Keith Burnett)指出,孔子学院的学生和老师主要关心实际问题,比如学习中文的能力,而非学术自由问题,而且学术自由并未受损。^⑥

对非洲留学生在华学习情况,一些西方媒体、学者指责中国大学课程设置不合理、国际化程度不高。由于中国缺乏外籍英语教师,一些花了好几年时间完成

① Ismail Einashe, "Why Mandarin is Conquering Africa," May 18, 2018.

② Kenneth King, "China in Africa: A New Lens 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a Focus on Human Resources," May 26, 2006.

③ Jorge Njal, "Chinese Aid to Education in Mozambique," paper presented at IESE's 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arcelona, September 4 - 5, 2012, https://www.academia.edu/2105845/Chinese_Aid_to_Education_in_Mozambique [2021-07-12].

④ Jeremy Luedi, "Why African Students Are Choosing China over the West," October 15, 2018, <https://www.asiabyafrica.com/point-a-to-a/african-international-students-study-in-china> [2021-07-12].

⑤ Claire van den Heever, "Confucius Institutes across Africa are Nurturing Generations of Pro-China Mandarin Speakers," November 3, 2017.

⑥ 《英大学校长为孔子学院辩护:未损害学术自由》,参考消息网,2014年12月25日, <http://world.cankaoxiaoxi.com/bd/20141225/608729.shtml> [2021-07-15].

研究生学习的非洲学生选择留在中国教英语,而不是回国,这也成为一种“人才流失”。^①然而,与西方的这种无端指责不同,大部分非洲留学生对他们在华学习状况表示满意。如塔拉特·卡迪尔(Talat Qadeer)等通过调查得出,大部分非洲留学生对他们在华的学习生活经历及安全、健康状况感到满意,并且愿意根据他们的经历向国际学生推荐中国学校。^②

针对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学习生活,本杰明·马尔维(Benjamin Mulvey)采访了12名乌干达留学生,称这些学生在中国大学之外有一种孤立感,社会疏离阻碍了他们进行有意义的深层社会互动,从而无法产生归属感。^③比约恩·诺德维特(Bjorn Nordtveit)通过片面分析中国对喀麦隆的教育援助情况后指出,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存在被孤立、被排斥、被歧视的现象。^④然而,大部分非洲留学生却认为他们在中国学习生活并没有受到排斥,如来自贝宁的留学生大明(Tiando S. Damien)认为,中国从来没有把留学生当“外人”,无论是疫情防控期间的物资保障还是如今开展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国始终将留学生的安全健康放在首位,这让他深受感动。^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许多在华非洲留学生通过各种方式,与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一起携手抗击疫情。这是非洲留学生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的生动例证,也是对患难与共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精神的有力诠释。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总体而言,非洲各界包括政府官员、学界、媒体及留学生群体本身普遍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持积极态度和正面评价,对加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充满期待。而一些西方学者、智库、媒体多以有色眼镜与惯性思维来审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并且无限放大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问题,借此诋毁破坏中非友好

-
- ① Jeremy Luedi, "Why African Students Are Choosing China over the West," October 15, 2018.
- ② Talat Qadeer et al.,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Institutional Recommendation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tudents from the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Reg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Published online on August 13, 2021,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415018/pdf/fpsyg-12-667230.pdf> [2021-07-15].
- ③ Study International Staff, "There Are More African Students Than Ever in China. Why Are They Still Alienated?" January 20, 2020, <https://www.studyinternational.com/news/african-students-china-alienated/> [2021-07-15].
- ④ Bjorn Nordtveit, "An Emerging Donor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hina in Camero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Vol. 31, No. 2, 2011, pp. 99-108.
- ⑤ 《曾在武汉参与抗疫,非洲留学生说“要和中国一起患难与共”》,荆楚网, http://m.cn.hubei.com/content/2021-04/12/content_13730593.html [2021-07-15]。

合作，对此我们要有清楚全面的认识。同时不可否认，当前中非各自发展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未来发展需要跟上时代步伐，不断改革创新，才能更好地为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服务。

（一）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面临的挑战

第一，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结构仍不平衡。比如非洲来华留学生人数远远多于非洲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当在华非洲留学生已突破 8 万人大关之时，非洲的中国留学生却难以找到准确统计数字。另如，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设立孔子学院，旨在推广汉语和促进中非文化交流，而非洲国家在中国却少有类似机构。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始终遵循平等互利、合作共赢逻辑，而非西方传统的援受关系。虽然中国尽量避免使用“援助”“援助方”“受援方”等话语来描述中非关系，但西方普遍认为中国一直在主导中非关系发展进程，非洲在塑造或影响不断深化的中非关系方面没有太多主动性。因此改变这种认知中的“主动与被动”“结构失衡”是决定中非教育合作未来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也是非洲各方的心愿。如在 2021 年 11 月中国非洲研究院举办的“首届非洲留学生论坛”上，南苏丹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昆巴·蒙代（Kumba Monday）提出，希望有相关政策支持，让更多的中国学生去非洲国家学习，以此更好地促进中非教育合作与文明互鉴。^①

第二，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机制还有待完善。一方面，中非教育合作的管理机制需要加强。目前中国没有专门机构来协调统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而是多个相关部门进行管理，包括商务部、教育部、外交部、国家汉办、留学基金委等，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目标和计划，容易造成多头管理或管理缺位，不利于形成中非教育合作连贯一致的整体战略。另一方面，中非教育合作在招生选拔、执行和评价等方面的机制需要完善。比如选拔环节缺乏透明度，助长所在国的腐败成为一些西方媒体炒作的话题。在执行环节，中国的各类机构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如何更好地与非洲本土社会实现对接？如何改变西方媒体所诟病的执行“混乱”状态？这些问题目前仍很难有清楚的答案。在评价环节，由于评价反馈机制不太健全，评价主体和评价指标等也有待确定，基本上很难准确获悉中国对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效果以及改进的路径。

第三，中非教育合作的质量还有待提升。不管是设立孔子学院、鲁班工坊，

^① 南苏丹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昆巴·蒙代在中国非洲研究院举办的“首届非洲留学生论坛”上的讲话，2021 年 10 月 21 日，北京。

还是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教育质量都是最需要关注的,这一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孔子学院无论是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培训,至今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统一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往往会应教师的更迭而发生变化,而国内有些教材又不符合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学制以及当地学生的水平,这些都导致教学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障。^①而在国内培养非洲留学生方面,也存在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入学考核不够严格、培养过程有待完善、考核答辩环节过于宽松等问题,不仅影响非洲留学生的培养质量,也会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学历的价值。

第四,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对跨文化适应的关注需要加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能否成功,根源还在于双方能否在文化、语言、传统、习俗、规范和社交模式等差异下,更好地适应和学习,从而真正发挥教育在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中的作用。由于中非文化差异明显,非洲留学生在华学习过程中会表现出一些不适应状况。有研究对亚洲、非洲、美洲等不同地区来华留学生情况进行了对比,指出相对于来自其他地区的留学生,非洲留学生在理解和适应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更多问题,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体验面临更多困难。^②非洲留学生这种跨文化不适应会让他们与中国社会自动疏远,从而演变成西方视角下的“种族歧视”,由此导致较为负面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教育走进非洲,也面临着文化差异和文化碰撞问题,对非洲国家的文化习俗、宗教习惯、思维方式等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更好地适应,在此基础上提供的教育服务才会更加贴合当地社会文化。

(二) 多措并举推动中非教育深入交流与全面合作

第一,注重挖掘非洲国家的教育优势,不断增强交流与合作的双向性。有非洲学者表示,如果中国对非洲复制南北关系中的依附理论,那中非合作的潜在优势将会受到严重威胁甚至被侵蚀。^③中非各领域合作彻底摒弃了这一理论,真正追求双方互利共赢,助力非洲国家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为此,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注重发挥非洲国家的主动性,挖掘非洲国家的教育优势,适时地创新合作形式和内容。

① 徐丽华:《非洲孔子学院:检视、问题与对策》,《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52—56页。

② Talat Qadeer et al.,“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Institutional Recommendation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tudents from the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Regions,”*Frontiers in Psychology*,Published Online on August 13,2021.

③ Ehizuelen Michael et al.,“The Dragon’s Deal: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Knowledge Sharing i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Journal of Business and Hotel Management*,Vol. 7, No. 2,2018, pp. 1 – 10.

比如丰富多样的本土语言就是非洲国家的教育优势之一，随着中非经贸合作全方位开展，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战略价值，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建设为新一代非洲本土语言专业师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例如早在 1960 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率先在全国开设斯瓦希里语，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第二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也开设该专业。^①此外，上海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外语院校也都设有斯瓦希里语专业，这些院校的师生前往坦桑尼亚留学和访学，以提升语言能力，更好地了解非洲文化，并加强相关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斯瓦希里语的“中国故事”有力诠释与证明了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除斯瓦希里语之外，中国的外语院校还开设了豪萨语、祖鲁语、阿姆哈拉语等许多非洲本土语言专业。优质非洲本土语言人才的培养需要引入更多非洲国家师资，选派更多人员去非洲留学。此外，中非联合培养、非洲高校独立招录中国学生等都是可以探讨的路径，从而形成更加丰富务实的中非教育合作。正如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所言，若你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交流，走进的是他的思维；若用对方的母语交流，走进的是他的内心。^②培养优秀的非洲本土语言人才对中非关系至关重要，将为促进中非合作添砖加瓦，真正架起民心交往的桥梁。以非洲国家的语言教育优势作为推进中非教育领域平等、互动、双赢关系的撬动石也符合非洲国家的意愿。如乔治·纳贾尔提出，莫桑比克的大学可以在“出口”中国方面投入更多，可为中国的外语院校开设短期葡萄牙语培训班，帮助中国学生提升语言能力，增进对莫桑比克文化的了解，从而为扭转目前中莫教育领域的单向交流局面发挥积极作用。^③

第二，将教育置于中非合作大局的优先地位，逐步健全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全过程机制。首先，在 21 世纪，中非都将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把教育当作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工作来抓。因此，中非教育合作也应该被置于中非合作大局的优先地位，双方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的中非教育合作总体长远发展战略，并且全面贯彻落实。其次，中国对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管理机构应该注重整合与协调，逐步理顺各自在对非教育关系中的权限和责任，避免目标、计划及部门利益等方面的冲突，规避多头管理可能造成的混乱。最后，建立健全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运

① 《半个多世纪“斯瓦希里语”的“中国故事”》，新华网，2018 年 8 月 2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8/27/c_1123334216.htm [2021-07-18]。

② John Worne, “Languages – Getting to the Heart,” USC Center on Public Diplomacy, December 6, 2013, <https://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languages-getting-hearts> [2021-07-18]。

③ Jorge Njal, “Chinese Aid to Education in Mozambique,” September 4-5, 2012。

行机制,包括竞争机制、执行机制和评估机制等。竞争机制要充分考虑非洲国家的实际需要以及教育特点,通过公开、公正、公平的方式选拔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非洲留学生,选择有资格实施对非教育培训的承办方等。执行机制要以责任化、规范化、程序化为核心,强化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相关制度和原则,落实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责任,改进工作方法和手段,提升合作成效。评估机制是指量化具体的评估指标,可邀请第三方机构对中非教育合作的各类项目进行专业的评审和评估,根据反馈意见提升项目质量。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中,政府部门如何更好地保持政治与学术的距离,避免落入西方“政治干涉”的批评之中,还需要更多的思考,需要中非双方表现出更多的政治智慧,处理好政治与教育、正常管理与学术自由等方面的关系,为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优化全链条管理,提升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质量。针对中非教育合作的质量问题,应实施全链条管理创新,采取措施逐个环节突破。以来华非洲留学生培养为例,一是在“引进来”之前,需要建立更为严格的资格审核和考试制度,通过语言水平、专业能力等方面的测试和评估,严格把控源头质量关。二是在“引进来”过程中,要注重提升教学与管理服务质量,重视他们的专业知识习得,并通过实习提升就业竞争能力;要关注非洲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尊重他们自身的文化与习俗,增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要严把毕业关,禁止学历文凭“放水”,以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价值和国际吸引力。三是“引进来”完成之后,要高度关注非洲毕业生的去向,建立统一的非洲留学生信息数据库,并通过校友会等方式,保持与他们的长期联系,以更好地发挥这一群体在促进中非友谊和发展中非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第四,采取跨文化适应策略,提高中非双方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当前学界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构成已基本达成共识,代表性理论是布雷恩·斯皮茨伯格(Brain Spitzberg)等提炼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要素:知识、动机和技巧。知识是指能识别哪些沟通实践是合适的,动机是指想要以有效和适当的方式进行沟通,技巧是指有能力进行该实践,这三个要素中缺少任何一个,跨文化交际能力就会减弱。^①对非洲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三个要素的重要性,有研究指出,广泛的朋友网络、已有的跨文化经验以及对文化差异的认知与非洲留学生的满意度和适应能力正相关。^② 社会接触被证明是加快非洲留学生在中国适应过程

① Stephanie Ann Houghton, *How Interculturally Competent Am I? An Introductory Thesis Writing 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ondon: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4, p. 17.

② Nadeem Akhtar et al., “Factors in the Cross – Cultural Adaptation of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 14, No. 2, 2015, pp. 98 – 113.

的重要因素，那些有出国经历的人比那些从未出过国的人更能适应在中国的生活。^① 当知识、动机和技巧增加，个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会随之增加。因此，中非教育在人员和机构走进彼此时，要增加跨文化交流的知识，要以积极、开放、包容的态度去认可接受对方文化，并积极主动地融入当地社会。在这方面，中非国家政府、高校、智库、民间团体等都有责任也有潜能创新跨文化适应策略，包括实施以人为本的管理系统、搭建有利于文化交流的情景系统、建立有利于文化适应的关系系统等，帮助中非师生缩短文化磨合期，切实解决在文化适应方面遇到的困难，真正实现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

第五，加强话语权建设，消除国际社会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分歧和偏见。除上述四方面的具体挑战外，还应高度重视国际上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存在的诸多争议、分歧乃至偏见。在国际社会和非洲各界对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持积极态度和正面看法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质疑、诋毁和批评之词。面对这种正负交织的国际舆论环境，在调整优化对非教育合作政策、改进完善对非教育合作机制的同时还要不断加强话语权建设，采取积极有力的举措去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舆论场。如面对来自西方的恶意污名化与抹黑，要使用翔实的信息、数据、案例给予有力反驳，指出其谬误之处，以正本清源。而面对来自非方的一些疑问，要搭建起信息沟通平台，加强交流与沟通，以答疑解惑，还原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的真实图景，促进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与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凌荷）

① Dismas Nyamwana, "Cross - Cultural Adaptation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IFE Psychologia*, Vol. 12, No. 2, 2004, pp. 1 - 16.

carried out cooperation with De Beers in diamond industr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out of considerations of political demand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pursuits. The cooperation in diamond industry has provided the two countries with billions of dollars in “hard currency”, promoting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while also triggering controvers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not only led to the continuous rise of international diamond prices, but also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partheid system in South Africa.

Keywords: the Soviet Union, South Africa, De Beers, cooperation in diamond industry, apartheid

Authors: Yang Weiwei, Lecturer of Ningb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ingbo 315211); Wang Ting, Lecturer of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 Multiple – Perspective Analysis of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Li Yujie

Abstract: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s a critical pillar for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so it is vital to examine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history and the status quo,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nfluence, etc. Since Chinese Islamic scholars visited Al – Azhar University in Egypt in 1922, which kicked off the modern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has gone through 100 years of development path. Especiall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rum 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FOCAC) in 2000,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has entered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and achieved fruitful outcomes, forming a pattern with multiple levels, different fields, various forms and diverse participants. The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not only meets the practical needs of both sides, but also takes a lead in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nd promotes the building of a China – 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has also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affirming the value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misconceptions and criticisms are also preval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addition,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is still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structural imbalance, mechanism imperfection and quality issues. So currently it is imperative to take various measures to cope with these challenges, including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advantages of Africa to boost the two – way flow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aking education as a top priority and gradually upgrading and completing the whole process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ptimizing chain manage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nd adopting cross – cultural adaptation strategies to improv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of both sides.

Keywords: China – Africa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multiple – perspective analysis, Confucius Institut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rom Africa, cross – cultural adaptation

Author: Li Yujie,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China – Africa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operation: Two – Way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Supply and Demand

Zou Yujun and Wang Jinji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as witnessed rapid progress with the scale of cooperation expanding, the modes of cooperation enriched, and the subjects of cooperation gradually diversified. In addition, it is increasingly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in Africa. The reason why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outcom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ol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demand. I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supplying high – quality human resources to Africa.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the two – way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promoting China – Africa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oper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t agenda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participating in China – Africa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operation, that is, higher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and employment behavior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promote the demand of African youth for Chines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the direct or indirect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in education and train cooperation further increase the access of African youth to Chines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can not only help African countries to reduce youth unemployment in terms of supply and demand, but can also enable China – 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and cultural and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s to achieve mutual interaction and promotion.

Keywords: China – Africa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ooperation, Chinese enterprises in Africa,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uthors: Zou Yujun, Ph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Wang Jinjie,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The Role of the Youth i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Zhang Liping and Wang Heng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the youth has been